



雁遇记

□李书中

纵横交错的沟渠将黄河口滨海大道以南袤的滩地,分割成一块块棋盘状的稻田,茂密的芦苇沿渠而生,好像特意为稻田镶嵌的花边,素洁蓬松的芦花如同无数把拂尘,禅意十足地在风中摇来摆去。入冬后,一畦畦水稻被收割机荡平,碎草桔甩摆在田垄上,遗落的稻米则成了雁群的美食。它们坐卧在暄软的草堆里,不住地用黑灰色的尖喙,翻挑着絮状的稻桔,捡拾着草堆里的稻谷米粒。当成千上万只灰雁覆盖了稻田,每一方地块像披上了闪着金属光泽的羽衣……

滨海大道是黄河外围的第二道护堤,堤内是黄河入海口湿地保护区,堤坝以南是经过开垦、减盐、涵养后改良的上万亩良田。衣食无忧的湿地生态环境,吸引大量的鸟类迁徙而来,在此越冬栖息和繁殖,黄河口湿地和万亩稻田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鸟类国际机场”。

芦花白、芦花美,芦花满天飞。晚秋,风从海上来,丝丝缕缕的凉气从黄河口湿地的空隙和芦苇荡中冒了出来,无所顾忌地到处弥漫。利刃般的苇叶由青逐渐变黄,雪白的芦花如经幡在秋风中飞舞。沟渠中,伴芦苇而生的蒲草,黄绿糅合着洁白,挥洒成片、成点成面,仿佛一幅凝重的水墨丹青,气韵生动,意境深远。稻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,水稻的稻秆擎起饱满的穗儿,秋风划过的稻浪,犹如优美的五线谱,稻穗就是那一个个跃动的音符。风吹稻香,吸引了三五成群的灰雁前来探班。在黄河口栖息的灰雁不同于天鹅,前额上缺乏凸起的肉瘤,脖粗略短,背部羽毛呈现灰色,腹部则是密实紧凑的白色绒毛,短而宽的尾巴就像一把打开的折叠小扇。它们不像黑水鸡、白骨顶、绿头鸭等小型类水禽,起飞如离弦之箭。灰雁躯体大、身子重,起飞时,两只翅膀得使劲上下摆动,绷直的脖颈拖着梭形的身子,好像被号子的节拍牵引着向空中攀飞。

灰雁属杂食性野禽,水生和陆生植物的叶、根、茎、嫩芽、果实和种子,甚至螺、虾、昆虫等都是它们的美食,在这些食物中,它们尤喜玉米和稻谷。黄河口紧靠渤海,土壤含水量大、地面泛潮严重,一般到土壤冻实、冻硬后,收割机才能进地作业,这无疑为在此过冬栖息的灰雁、天鹅、白鹤等野禽备足了食物。灰雁与天鹅、白鹤相比,脖颈略短于后者,但是,攫取稻穗的技能并不逊色。成群结队的灰雁落入稻田后,为了够到高出头部的稻穗美食,也是使出浑身解数,双腿叉开,缓缓前行,边行边吞吃前倾横斜的稻穗。吃饱后,还不忘趴在垄沟里小憩一番,它们将这里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……

进入严冬,稻田里只留下漫过脚踝的稻茬和被收割机打碎的稻穗。晨光熹微,芦花在寒风中摇曳生姿,一只只灰雁从暖烘烘的絮草堆中站立起来,它们一边欢叫着,一边相互追逐、打闹。有的闲庭信步,顺着稻垄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;有的缠颈厮磨、喁喁细语;有的单脚独立,将脑袋插在自己的翅膀下面,补个回笼觉。几只健硕的大雁站立在田埂上,直立着脖颈,目光如炬,一动不动如雕塑一般。那是雁群中

的卫士,一旦发现有人靠近或有风吹草动,它们就会向雁群传递一种特殊的讯号,当雁群听到警报声后,仿佛一下按下了起飞键,几乎在同一时间,如旋风卷起树叶,摇摆着翅膀争先恐后地向空中飞去。

由于恐慌,雁群飞到空中便乱了阵脚,天女散花般兜兜转转、盘旋不断,但在头雁的呼喊下,它们很快便集结在一起。当千万只灰雁有秩序地统一飞翔,那是何等的壮观而又震撼人心:飞行在一个水平线上的雁群,如一块硕大无边的黑色幕布在空中飘荡,黑灰色的雁翎,在阳光映衬下散发着亮光,上下摆动的翅膀则像古建筑房顶层层叠叠的鱼鳞瓦,雁群也就变成了一座空中移动的楼阁。当它们大角度倾斜转弯时,白色的腹部完全展示出来,就像千万张纸片被施了魔法,粘附着雁群在飘飞。视野中的雁群变得越来越小时,则成了一条漫长的黑线,分明是为天际涂抹的唇膏。

站在滨海大道向南眺望,一座座园林式的平房建筑矗立在一望无垠的稻田中。这些青砖灰瓦的房屋现已改建对外开放,小镇完整地保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垦人的生活场景,也是目前黄河口保存最好、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早期建筑群。

紧邻小镇,一块南北狭长的地带摆满了打成圆柱体的“草碌碡”,这些“碌碡”是由玉米秸秆打包而成的,远远望去,充满了欧洲田园般的诗情画意。耕种者在水稻的包裹中,种上这么一处只收秸秆、不收玉米的饲料地,目的就是在寒冷漫长的冬季里储备足够的草料,不至于在大雪封门时让饲养的奶牛饿肚皮。

那一个个密实、圆润的“草碌碡”,吸足了黄河口的地气,裹满了泥土的芬芳,也为冬天萧瑟的稻田增添了温度,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我顺着玉米地的垄沟,感触着大地的心跳,在“草碌碡”的行间穿行。大田两边沟渠里手指粗细的芦苇,挺立密集,如同两道植物屏障,遮蔽风沙对田地的侵蚀。旷野阒寂无声,穗状的芦花如绸布做成的绢花般丝滑,在微微的寒风中,水波涟漪般起伏不定。耳畔似乎听到窸窸窣窣的蛇行声,从脚下的土壤向外扩散。正当犹豫是前行还是后退之际,突然,一道黑色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,从芦苇屏障后面冲天而起,瞬间淹没了半空。层层叠叠的雁翅遮挡了阳光,四周如暴雨来临前般阴暗。大雁的低吼声和翅膀的扇动声,如疆场两军追逐厮杀,更像万马奔腾……我本能地双手抱头,赶紧蹲在地上,有的大雁甚至贴着我的发梢滑翔而过,大雁的体腥味钻入了我的鼻孔,飘落的绒毛落在了我的脖颈,撩拨着我的肌肤。望着渐行渐远的雁群,庆幸自己没被大雁吞噬,如果灰雁有着嗜血成性的胃囊,几分钟之内我便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灰雁本属于候鸟,冬天南飞避寒,春季北归栖息繁殖。然而,黄河口优美的环境和充沛的食物,让雁类“乐不思蜀”,它们就像反季节蔬菜一样,“候鸟”变“留鸟”,万雁集翔、羽光闪闪的“鸟浪”奇观,每天都会遇见。鸟色可餐,到黄河口看鸟观鸟,如同赶赴一场视觉盛宴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



大河水润梁山邑 地名文化含古韵

□赵博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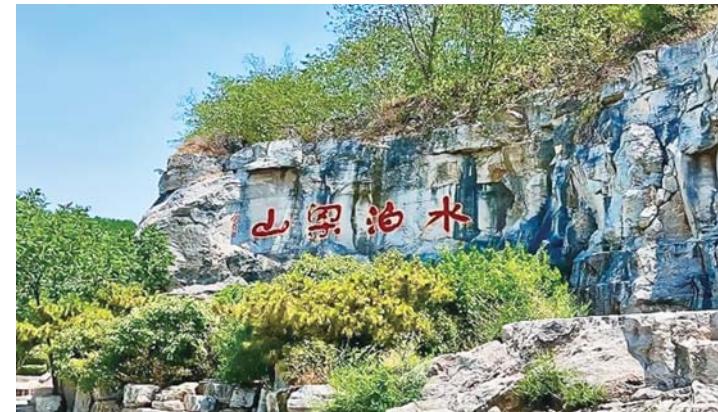
在鲁西南平原,坐落着一座因“水浒”好汉故事闻名于世的历史古城——梁山县。这片土地承载着大禹治水的远古记忆,见证过梁山泊的烟波浩渺,更镌刻着中华民族与黄河共生千年的文明密码。当我们目光投向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村落名称,“丁那里”“程垓”“马营”等看似寻常的地名,实则是黄河改道留下的深刻印记。这些饱含沧桑的地名,犹如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编年史,诉说着黄河与人类文明交织的过往。

在地理学视角下,梁山县处于鲁中山地向华北平原过渡的黄金分割线。其西北接岱余脉,东南临黄淮平原,汶、泗诸水在此汇入黄河古道。这种独特的地理格局,使其成为黄河下游“铜头铁尾豆腐腰”的典型缩影。自公元前602年有记载以来,黄河在梁山段决口达1600余次,26次重大改道中有19次直接冲击这片土地,形成了“三年两决口,百年一改道”的特殊水文特征。

的人文历史。

在梁山县822个自然村中,以“某那里”“某庄”命名的村落占比超过六成。明嘉靖年间《东平州志》记载:“黄患频仍,民多结族而徙。”当洪水冲毁原有村落时,同姓宗族往往选择高地重建家园,形成独特的“姓氏孤岛”。如“丁那里村”,据《丁氏宗谱》记载,其先祖于明正统年间为避黄河水患,率族众迁至今址,以夯土筑台形成“堌堆”聚居。由此可见,每个“某那里”不仅是地理坐标,更是血缘网络的重要节点。清乾隆年间设置的保甲制,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宗族聚居模式。在梁山县地名志中,“王那里”“李那里”等村落多呈环状分布,中心位置往往设有祠堂和社仓,外围则是层层梯田,这种空间布局正是宗族社会应对水患的设计。

“口”字地名则记录了黄河航运的辉煌历史。元代京杭大运河“引汶济”工程,使梁山成为南北漕运枢纽。《元史·河渠志》载:“安民山设水驿,日泊漕船三百。”现存的“大路口”“小路口”



地质考古显示,距今4000年前的大野泽遗址横跨今日梁山县南部,这片《禹贡》记载的“大野既潴”之地,见证了黄河最早的冲积过程。五代至宋元时期,随着黄河改道频率加剧,大野泽逐渐北移与梁山泊合流,形成“八百里水泊”的壮阔景象。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在《河防一览》中记载:“梁山泊者,实黄河故渎之蓄洪区也”,由此可见,梁山县自古以来便是黄河水系的天然调节器。

梁山县的地名反映了黄河的水文变化,与黄河改道有很大的关系。“垓”“堌堆”等特殊地名后缀,构成了解读梁山水文变迁的密码本。地质调查显示,境内现存23处带“垓”字村落,均位于古河道决口形成的冲积扇区域。如程垓村所在地,探明有厚达7米的淤沙层,与《水经注》记载的“大野泽北泛,淤沙成垓”高度吻合。“堌堆”地貌则是先民与洪水博弈的见证,考古学家在孙堌堆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层,揭示出4000年前黄河水位就居高不下,先民们只能挑选高处居住的秘密。

如果说“垓”“堌堆”等字反映了黄河的自然历史,那么“那里”“口”“屯”等字则反映了黄河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征文邮箱:qlwbfnjzg@qq.com